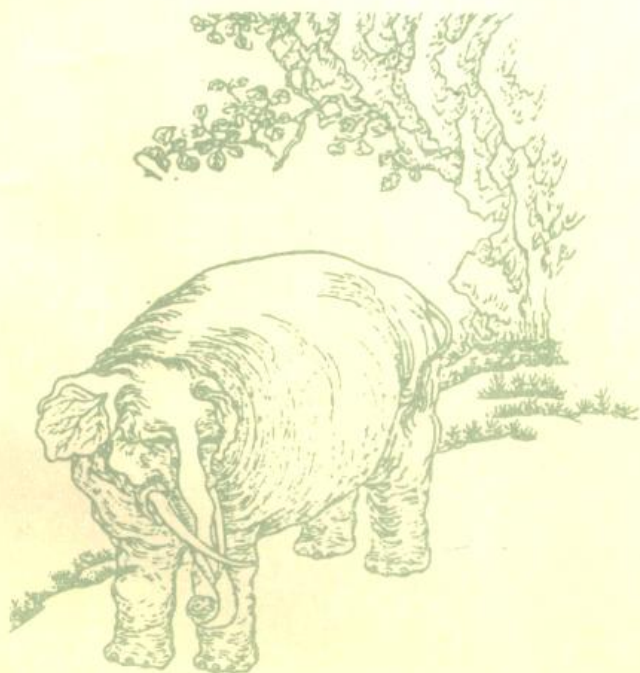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海外紀事

〔清〕大汕撰



中華書局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海 外 紀 事

〔清〕大汕 著

中 華 書 局

責任編輯：趙仲蘭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海外紀事

hǎi wài jì shì

〔清〕大汕 著

余思黎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1/32·5 1/4 印張·87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384 定價：0.88 元

ISBN 7-101-00162-9/K·69

前 言

《海外紀事》六卷，清康熙中廣州長壽寺住持僧大汕撰。公元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春，大汕應越南順化政權阮福週之請，渡海赴越，在順化、會安一帶居留一年半，於次年秋歸國。大汕將他赴越經過及在越南的見聞，加上他在越南所寫的詩文，撰成《海外紀事》一書。此書對了解十七世紀末越南中部順化阮氏政權的歷史和中越關係、海上交通等，頗有用處，因此將它整理出版。

有關大汕的事迹，史籍所載極少。現主要根據本書及潘耒著的《救狂砭語》、《遂初堂外集》等有關資料，略述其生平於下。

大汕原姓徐，名石濂，法號大汕，又稱厂翁和上（尚），江蘇吳縣人。其生卒年月及家庭狀況已難稽考。他的同鄉潘耒在《與梁藥亭庶常書》亦僅言“其所出微，不欲盡言。幼而警敏，善畫仕女。作詩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詭秘。”（見潘耒：《救狂砭語》，《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大約中年以後，大汕來到廣州，“自稱覺浪和尚法嗣，爲龔芝麓宗伯猶子。粵人頗敬重之，初不知其爲徐氏子也。”（同上引）覺浪和尚是當時佛教曹洞宗在南京一帶的知名僧人，因此大汕打起覺浪的旗號，果然騙取了廣東著名學者屈大均（他曾

從覺浪學佛，後又師事曹洞宗在廣東的知名僧人天然和尚）等人的信任。加上大汕略有文采，善繪花鳥人物畫，製造古玩、傢具等，得以投靠平南王府尚之信門下。大汕以“學問僧”的面目，出現在廣州的官紳、士人中間，聲名漸噪。不久大汕在尚藩勢力的支持下，當上了廣州長壽寺*的住持，並侵吞了飛來寺七千餘石田租的產業。大汕交遊日廣，聲勢日盛，酒色財貨，恣情享樂。他本是一個混跡法門，追逐名利的投機家。爲了聚斂更多的財富，供其揮霍享受，他還要從事更大的冒險活動。

廣州自古以來就是我國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特別與鄰近的越南，海上交通往來不斷。《後漢書》提到的與我國交往密切的日南，就位於今越南中部一帶。到明代，我國商人出入順化已爲數不少。《東西洋考》卷一交趾條中就說到：“順化多女人來市，女人散髮而飛，旁帶如大士狀。入門，以檳榔貽我，通殷勤。”到十六世紀末，越南黎朝又分裂成兩個互相對立的政權，即鄭氏和阮氏兩個封建政權。阮氏政權在順化，爲了與北部的鄭氏爭雄，阮氏政權一方面招攬中國人；一方面向南擴展，奪取占城的地方。阮福週又想借助佛教作爲精神支柱，以維護其統治。於是便派人到廣州來請大汕到順化去主持其事。這正好迎合了大汕向海外尋求財富的貪慾。大汕便不顧艱險，渡洋越海，來到異國。

* 長壽寺故址在今廣州市長壽路，明萬曆三十四年巡按御史沈正隆建。謝國楨先生在《救狂砭語跋》中謂長壽寺即六榕寺，誤。六榕寺在今花塔街，始建於梁大同年間。

大汕到了順化，很快贏得了阮福邁的信任，被封爲“國師”，爲大批越南人授戒傳法，在順化時，一次就授戒一千四百多人。但大汕對佛學只懂一點皮毛知識，並無多少學問。他在越南販賣的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理論。他在越南收受了不少財物和珍寶之後，不到半年，便擬作歸計。歸途中乘紅船到會安，因風阻滯留，不得已又由陸路回順化。直到次年秋天，始得乘舶返抵廣州。在越南後期，大汕將赴越經過及所作詩文，撰錄成《海外紀事》一書。他誇耀此書內容“大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精粗，莫不條分縷析，理明詞暢。若人從幽暗中挈諸青天皎日之上，其爲裨益政治實多。”（見阮福邁：《海外紀事序》，此序實爲大汕代作。）大汕以爲歸國後，此書流傳會給他帶來更大的名利。但事與願違，他卻沒有想到，《海外紀事》刊行後，竟成爲他身敗名裂的禍根。

《海外紀事》首刊於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書出不久，便招來潘耒的指控。潘耒字次耕，曾受業於顧亭林，擅音韻，長詩文及史學，好遊歷，撰有《遂初堂詩文集》及《別集》共三十九卷。這時他恰巧旅遊到廣東，看到大汕的《海外紀事》，認爲此書“少實多虛，紕繆四出。世間則有傷國體，世外則有礙法門。近之足以生風波，遠之足以招果報。”（潘耒：《與長壽石濂書》，見《救狂砭語》）因此致書大汕，勸其毀書斂跡，改惡從善。但大汕沒有理會他，於是潘耒便四出投書，揭露大汕種種“不法”之事。現將他在《致粵東當事書》中列舉的《海外紀事》中的罪狀要點引述於下：

“（《海外紀事》）首稱甲戌春將應上召，則並無其事。

其航海也，樹龍王免朝之旗，又自言有出賣風雷之舉，皆詭誕不經。又言常結茅華山，遇異人授異術，而以奇門遁甲之法祭煉日時剋配度數，傳之外國人，則跡涉妖妄，事屬不法。尤可怪者，將安南分部之一島主尊爲大越國王，頌揚之無所不至，……與頌揚皇上無異。……又擅改洞宗世系，刪去五代，更換二代，則有絕滅祖宗之罪，故不得不辭而闢之。……

至其行事，則狂妄更甚。僧家所重者戒律，而彼飲酒食肉，恬不爲耻；所喜者樸素，而彼窮奢極侈，自奉擬於王公；所尚者柔和，而彼倨傲偃蹇，目若無人；所取者真誠，而彼大言欺世，無一實語；所貴者慈悲，而彼存心險毒，以傾人陷人爲能事。

其尤不法者，則在通洋一節。海禁雖開，而出洋貿易本商賈之事。僧而通洋，既非本分，乃石濂之通洋，則多將干禁之物，致諸交人，以邀厚利，有聞之令人縮舌者。……律禁略賣人口，而彼將良家子女買作優伶，節次售之。更聞其僞爲當事送禮與交人，每次所獲厚報，悉乾沒入己，此皆閩廣商人所共見者。……

區區造孽之僧，亦不足煩白簡，污斧鑕，謂宜略加懲創，或屏之遠方，離其巢窟，使不得作姦，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引自《遂初堂別集》卷四，亦見《救狂砭語》）

潘耒的揭發，本來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罪行，但由於當時大汕的靠山尚藩勢力已經衰落，而屈大均等人也已鄙大汕的爲人，並公開指摘他竊取別人詩句、欺世盜名的種種穢行（《屈

翁山與石濂書》，見《救狂砭語》），於是輿論譁然。按察使許嗣興將大汕逮治，詰其前後奸狀，將他杖押原籍。大汕最後死於回籍途中*。此後長壽寺也日漸荒蕪。

乾隆時杭世駿在《過離六堂傷石濂大師》詩（離六堂在長壽寺內）就感嘆說：

“離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訐。蹲簷怪鳥穿花當，穴壑修蛇出水筒。瘴海餘生驚噩夢，荒塗殘劫換西風。紛紛志乘無公道，締造緣何削此翁！（原注：省府縣志皆不言師建寺。）”（見杭世駿：《遂古堂集外詩》）

此時距大汕之死大約半個世紀，杭世駿便已對此事頗抱不平，可見當時大汕的確是個頗有影響的和尚。從今天看來，大汕雖有虛偽行騙的一面，但潘耒的揭發，不過是從維護正統的儒家道統出發，對大汕的不軌行為進行攻擊而已。大汕的人品本不足取，但他冒險赴越，領歷了異國的風光情趣，為我們留下了一本《海外紀事》，這卻是值得我們今天稱道的。

現在再談談關於《海外紀事》一書的內容。

在《海外紀事》中，誠然充塞了不少胡說八道的鬼話，但宗教本來就是騙人的東西，大汕只是由於根基不深，學問不多，因此其議論漏洞百出，為識者笑。但我們排除了書中這些“糟粕”，就可以看出，《海外紀事》還是有不少真實的東西的。這裏且舉幾個例子。

我們知道，越南建國的歷史，可以說得上是一部戰事連綿

* 大汕死於途中，係據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下所述。但謝國楨在《救狂砭語跋》中說大汕“瘐死獄中”，不知何據。

不斷的歷史。僅舉交趾和占城的戰爭，就經歷了差不多一千年之久。到了十七世紀，越南的黎氏王朝又形成鄭氏和阮氏兩大封建統治集團，“阮氏與鄭氏的一切政策都是為封建戰爭服務的。除了鄭氏軍隊與莫氏殘軍之間的衝突，阮氏與占城及真臘之間的戰爭之外，最大的戰爭就是阮氏與鄭氏之間的戰爭了。這個戰爭綿延百年之久。”（明峰：《越南史略》，中譯本，頁220—221，三聯書店，1958年）為了應付戰爭，順化政權的各級組織都實行了軍事化，軍人充斥着各行各業。大汕在越南所看到的人，除封建貴族、僧人和老弱婦孺華僑外，幾乎全都是軍人。除農業勞動外，其他的手工勞動也全都由服軍役的軍工負擔：

“因詢知國中百工皆軍人。每歲二三月時，軍人下鄉，括民年十六以上體質強壯者充軍，械以竹枷，如梯子稍狹。願從軍，令專學一藝。藝成，分撥戰船中操演，有事則戎，無事役於官府。未六十，不得還鄉與父母妻子相見。所親歲為衣物，就視而已。故餘民皆羸殘疾，少壯健者。”（《海外紀事》卷一）

這種全民終身服軍役的制度實際上就是終身徭役制。大汕等居住的方丈五間三十二楹、庫寮五間二十楹，就是由“內監官一人、工部官二人、領軍工盈千”，“連昏達曙，三日夜而成”的（同上引）。阮福週還經常參加戰象和戰船等的操練。書中卷二有對演武操象的敘述，卷三、卷四有對水軍的描述，卷五有對擡軍的描述。大汕所見雖為順化政權統治下的部分地區的情況，但即此可見阮福週對軍事的高度重視。他要和北方的

鄭氏爭雄，他要向南方占城實行新的擴張和佔領，這些都要通過軍事力量來實現。從《海外紀事》可以看出，十七世紀的越南順化政權，就像一座大軍營一樣。

在順化政權這種軍事化的統治下，越南人民承受着沉重的經濟負擔，忍受着殘酷的經濟和超經濟的剝削。這在《海外紀事》中也部分反映了這一情況。如書中談到：

“國中風俗，民最苦，土田甚稀，穀不足以贍土著。順化、會安一帶俱仰粟他境。土音喚飯爲甘，不易得飽。或以魚蝦蔬果當飯，甕殮無常期也。依山阻海，稍有平沙，即爲民居，隨戶口多少爲一社。社有該有長。有田則種稻，輸於公者七八，私得二三而已。餘但漁樵所得，歸於該長，給還而後敢取。然猶稅納身稅錢十二千。竹木鹽米綾絹一切物料，各隨上貢。王有公事，該社差撥往役，裹糧以從。”（《海外紀事》卷三）

這苛重的賦稅和無窮無盡的服徭役，是越南封建社會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根本原因。越南人民受够了封建主的壓迫和剝削的苦難，終於在十八世紀初爆發了自北而南的全國性農民大起義，最後推翻了阮氏和鄭氏的封建政權。

關於中國人在越南順化一帶的旅居狀況，《海外紀事》一書也有反映。早在阮潢（阮氏政權的創立者）初到順化的時候，就已招引不少中國人來開墾定居。書中不少地方提到華人在越的活動，而且還沿用“明人”、“大明”等稱呼，可見他們在越南已經歷了好幾個世代。大汕在順化、會安都見到許多閩粵商人。在會安，還有大批華人聚居長達三四里的“大

唐街”：

“蓋會安各國客貨馬頭，沿河直街長三四里，名大唐街。夾道行肆，比櫛而居，悉閩人，仍先朝服飾，飭婦人貿易。凡客此者，必娶一婦，以便交易。”（《海外紀事》卷四）這些經商華人，都在該地娶妻生子，歷有年所。此外，在順化還有閩會館、關夫子廟，會安有華人義塚，尖碧蘿有伏波將軍廟等中國建築物。這些都是有關華僑史研究的資料。

《海外紀事》還具體地敘述到當時廣州到順化的海上交通情形。前面已經提到，我國和越南的海上交通，很早便已開始，但主要是通北方交趾和南方佔城的航路。至於通往中部順化、會安港口的航路，則比較晚見。明《西洋朝貢典錄》占城國條的針路僅言由福建經閩粵沿海及越南中部海外之外羅山（今名列島）抵羊嶼（今歸仁港外瓜島），並未言經順化、會安港口。到明末問世的《東西洋考》卷九《西洋針路》中才有經順化的航路記載，《海外紀事》又把從廣州到順化間的航程作了具體而生動的記述。這些都是我國航海史的重要資料。

關於越南人的航海技術，過去我們知道得很少，《海外紀事》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情況。當時他們還沒有能適應遠洋航行的海船，書中提到越南海船都是沿海航行的船隻，種類有：田姑艇（魚船）、紅船、馬艚、澱舍，其中以澱舍較大，紅船則長狹如龍舟。大汕對越南水手駕駛紅船有很深的印象：

“船頭坐一官，尾立一守舵者。每船棹軍六十四人。中設朱紅四柱龍架，橫攔一木，如榔子，一軍坐擊之，棹聽以爲節。船應左則左，應右則右，或耶許，或頓足，無一參

錯者，悉於椰子命之，乍聆者不知所爲音節。船長狹，狀如龍舟，昂首尾，丹漆之。……轉至大河，數船雁列，衆軍鼓勇，行如矢疾，注目兩岸，莫辨馬牛。”（《海外紀事》卷三）

“海口發舟。是夕也，……該伯鳴鼓三通，衆船齊棹。船中悉滅燈燭，惟該官持火繩一條，立於船頭，或左或右，或遲或疾，皆視一星之火爲號令，舵楫應之不爽。出至洋邊沙磧上泊定，後撤去涼篷，幢然一舟，露寢其上。夜及二鼓，銅鼓復鳴，百橈撥動，波浪如山，震撼崖谷。衆軍奮力，棹起鹹波，盡成碧燄。凝望海中，轟雷掣電，似數十條火龍，飛度岡巒之口，身之彝險，亦不復知矣。”（《海外紀事》卷四）

這種全憑人力駕馭的紅船快艇只需一個晚上便從順化海口到達會安海口，可謂快速。“因識紅船利涉，爲人力強，雖海濤奔湧，而能殺其勢使平以隨舟也。”（同上引）紅船能在晚上快速航行，這非有富於航海經驗的舵手導航不可。本書卷一還提到洋船上年青的越南水手阿班，具有熟練的航海技能。這都表明越南人民的航海知識和航海經驗，已有相當的水平。

《海外紀事》還記載了順化阮氏政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大汕的交往；記載了越南中部名勝的秀麗風光和人民的風俗習慣，以及現在已極爲少見的艾嶺上的“白猿”（卷五）等，都爲我們提供了不少關於越南中部歷史地理的真實史料。

最後還需一談的是近年來某些越南史學家把《海外紀事》中關於航海的一些記述，歪曲爲對我國的西沙羣島擁有主權

的證據。越南有一位朗湖，就寫了一篇題爲《越南的領土：黃沙和長沙》的文章（見《黃沙和長沙特考》，中譯本，戴可來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他在引用了幾段《海外紀事》的有關文字後，就說：“約在十五至十七世紀間，越南對於黃沙（指我南沙羣島）和長沙（指我西沙羣島）兩羣島的主權已在多種形式下行使，如向外國船舶徵收進口稅，設立專門收檢海物的隊，以及當地漁民對於兩組羣島的切身經驗。”（《黃沙和長沙特考》，頁183）這裏所謂“進口稅”，就是指大汕在順化海口見到的：“公堂泊岸，公堂即稅館也，茆葢一椽而已。”（《海外紀事》卷一）這明明是指在順化征收進口商稅，絲毫不涉及西沙羣島（長沙）的問題，與西沙羣島的主權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其次，所謂“設立專門收檢海物的隊”，這不過是越南人到海外去撿拾外國海船拋棄或遺留的破爛，也根本無所謂主權問題。至於所謂“當地漁民對於兩組羣島的切身經驗”，大概就是指書中有對萬里長沙的敘述：“去大越七更路，七更約七百里也。先國王時歲差澱舍往拾壞船金銀器物云。秋風潮涸，水盡東涸，一浪所湧，即成百里，風力不勁，便有長沙之憂。”（《海外紀事》卷三）這也只是說海船航經萬里長沙的危險性，憑這點“經驗”，就能說明是越南擁有“主權”的證據嗎？那麼我國航海舟師，早在宋代就有“去怕七洲（洋），回怕崑崙（洋）”（吳自牧：《夢梁錄》）的航海經驗了。七洲洋即指今我國西沙羣島一帶洋面，崑崙洋則指今越南南端東部海上的崑崙島附近洋面。宋、元、明以來我國古籍都有不少關於七洲洋的航海經驗（參見韓振華：《七洲洋考》一文，收入《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

中華書局，1981年）。因此，有關西沙羣島一帶的航海經驗，最有發言權的無疑應是中國人。越南某些史學家妄圖從《海外紀事》中爲他們掠奪我國的領土尋找歷史根據，那是徒勞的。

大汕的詩文，基本上都收入他自編的《離六堂集》十二卷中，今藏廣州中山圖書館。大汕的詩，雖有剽竊他人之弊，但《海外紀事》的紀行詩，卻也通俗可讀，其中並偶有佳句。大汕善繪畫，《離六堂集》卷首就有他繪的人物圖三十四幅。現北京大學圖書館還存有大汕繪的《陳迦陵（維崧）填詞圖》。至於大汕其他作品，目前尚未發現。越南《大南實錄》中的《大南列傳前編》卷六，有《石濂傳》一文，這是越南方面唯一的一篇有關大汕的記載。文中雖有不少訛誤，但反映了阮朝對大汕的看法，現編入附錄供參考。

本書現以北京圖書館藏的清寶鏡堂本爲底本，其中有殘缺部分，以上海進步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校補。底本間有錯字的，則於文中逕改，不再另出校記。大汕的文句，有一些不通和錯誤的地方，但兩本均如此，現一仍其舊，不作改動。在整理過程中曾承周連寬、黃彥兩先生提供了一些有關大汕的資料，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點校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

序

自昔名人登臨山水，必有題詠之作，長篇短句，體製不同，要各狀其景物之佳勝。如子厚適柳州，無詩而有記；少陵入巴蜀，無記而有詩。皆稱寫生絕構。余讀石和尚《海外紀事》一篇，喜其兼擅兩家之長，而又發爲經世名言。於山川形勝、風土謠俗，一一能詳其曲折而定其規模，豈徒鋪張奇詭，誇海外之大觀已哉！考其數月之間，經二萬里絕域，當酬應繽紛，往來倉卒之際，乃揮塵而談，數千萬言立就，筆搖山嶽而氣吞溟渤，非胸有慧珠，能敏給神妙如是耶！且遊迹所過，導揚聖天子德化，俾享王未接之邦，咸知向風慕義。欲以中國之紀綱，一變遠方之習俗，即此一視同仁，莫非聖賢民胞物與之意耶！此書流傳宇宙，可以補《山經》、《海志》、《職方記》、《王會圖》之所不及。向使經綸巨手，得以一試其奇，視彼雄霸扶餘，開疆日本者，直俯同培塿，眇若橫汗焉耳！

吁！和上老矣！抱天人之畧，負匡濟之心，以菩薩願力，幻迹禪林；樂道之餘，託文章著述以明志，而卓犖不羣之概，可想見也已。

時康熙己卯孟春甬江仇兆鰲拜題於端州旅次

序

余於甲子春間，予假南還，往羅浮采藥，憩迹五羊，始得晤石公和上於客座間。聆其緒論，清言娓娓，而雄博恢奇之氣，溢於眉宇。固謂其異人殆有託而逃於禪者也。忽忽十有五年，重至珠江。衆傳有人天師初從海外古安南國回，其國王受戒居弟子列，爲施布地之金。新建寶閣於粵秀山之西，飛軒構雲，重簷射日，接以紺殿珠宮，綴以嵩丘蘭若，無異洞天中瓊樓玉宇。因歎給孤化樂，重現人間，而天親菩薩，舉世未有。不知誰演三車而結此勝因於震旦也。亟攜筇步至而扣禪扉。聞清磬一聲，導從出迎，則固吾石和上也。膜拜已畢，執手歡然。共話十五年間事，似上元夫人與麻姑相見說蓬萊清淺也。和上因出《海外紀事》與諸集見示。文章則蒼涼奔放，時而電擊雷轟，時而山飛海立，時而健翮摩空，時而疾風掃籜。詩律則蘊藉清新，離奇雄渾，兼而有之，使人不可端倪。而雄博恢奇之氣，較昔年更勝，蓋得於海外者尤多也。

余老矣，歸田以後，憔悴行吟，舉向日之勝情狂思，消融殆盡，如拘葉寒蟬，惡聞鸞鳳之聲，響振林木，安得不俯首健羨。固知宇內人天之師，自不同於枯禪窠臼。視彼驢背推敲，與唧唧如寒號蟲者，相去誠何如哉！

吳江法弟徐鉉頓首拜譔

序

大而化之之謂聖，神而明之之謂奇。天下英偉非常之士隨所處而以奇見。英雄崛起，布衣雄世，黃冠緇服之流，人不類，事不一途，總以造乎其極者爲奇。當其事未成，名未立，言動舉止，迥與人異，庸夫俗子，多有竊伺而擬議之。即其已成矣，已立矣，猶必有所擬之議之，以爲驚世駭俗者。此無他，人即無奇，鮮有不欲炫其奇；欲炫其奇而實無奇，鮮有不駭人之奇而轉疑人之奇。甚矣，爲庸夫俗子易，爲懷奇超世者難也！

厂翁和上生而奇者也。童真入道，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妙達吉凶，周遊天下，聲名洋溢，暨於中外。乘長風破巨浪，赴大越國王之召，所歷山川形勢、風土習俗，亦既詳哉言之；而高論卓見，弘綱鉅典，一試經綸大手，詩文雜出，悉典麗高華。彙三教之精微，成一家之傑構，縱橫變化之妙，在在匠心。噫！真大海之一奇觀也。奇人始有奇文，有奇文者必有奇事。免龍朝，使神護，皆奇之見端也。甚而驅風遣雨，感通幽渺，如廣明大士之死而生，識者固知其圓通妙契。彷彿寶誌、曇超、豐干、圓澄之三昧，不知者則以爲誕，而擬議者有矣，而不知鉢底生龍，口內放光，實有其奇者在。無如恒見之不廣也，恒未見鉢底生龍，口內放光則可耳；若夫龍已見之鉢中，光